

张躲躲——作品

Heart

A novel
about the funeral of ex-boyfriend

Station

我们都是太好的人，谁也配不上谁
当爱情走到尽头，我该如何处理你的“骨灰”？

一场

关于前男友的

葬礼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当他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，
我只想念你的身体。我们打开爱的可能，但欠缺爱的能力。

15 种弥留之际的千疮百孔，30 颗破碎之心 会不会，爱情真的被我们高估了？
畅销书作家，“前男友挖掘协会会长”，“一个”APP 人气作者，张躲躲邀你参加一场前任的葬礼

一场 关于**前男友**的 葬礼

张躲躲
——作品



A novel
about the funeral of ex boyfrien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场关于前男友的葬礼 / 张躲躲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3

ISBN 978-7-5502-7007-7

I. ①一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4951 号

一场关于前男友的葬礼

作 者: 张躲躲
出 品 人: 唐学雷
责任编辑: 赵晓秋 王 巍
特约策划: 魏 凡
装帧设计: TEAYA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30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7.5 印张

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7007-7

定价: 36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有一年，我的一个闺蜜跟男朋友吵架，说尽人间狠话。她千里迢迢跑到北京的雍和宫来烧香，说要诅咒她男朋友做生意稳赔不赚。没过几天，她男朋友追过来，两人和好如初，如胶似漆，她完全忘记许下的愿。没承想，接下来的大半年里，她男友倒霉倒到了外太空，买股票赔钱，签合同被骗，去南方养虾还遭遇了大台风，几万尾虾苗都被吹跑。闺蜜在惊恐中想到了自己曾经许下的恶愿，吓得屁滚尿流，急忙赶到雍和宫，加倍奉上火钱。

每次想到这件事我都笑得肚子疼，企图写到稿子里挣稿费，她都恶狠狠地威胁我说：“胆敢走漏风声，当心我也咒你一次。”玩笑归玩笑，仔细

一场关于前男友的葬礼

Preface

前言

想想这很可怕。被爱情冲昏头脑丧失心智的女人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，我那么爱你，你不爱我，你就得死。

但事实上，凭我对“作女”们的了解，那些“作”的人比受害者还心痛。因为我就曾经是个特别“作”的人，占有欲强，忌妒心重，翻男朋友手机短信、调查骚扰他的女性朋友、翻他书包口袋这种事儿，我每样都做过。后来他离开了我，我买醉、发疯，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大哭。我甚至深深地诅咒过他：“没有我，你不会幸福的。”过了很久才大彻大悟，爱不是放肆撒野，爱也不能强行求证，爱是越证明越少的东西。在懂得节制之前，我们都分不清“爱”与“爱欲”的区别。前者是简单纯粹的付出与欢喜，后者则揉进太多控制和痴缠。

我絮絮叨叨写了好多故事，翻来覆去想说清的，也不过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。

我想，当我这本书上市的时候，里面的故事多半已经在网上流传开了。他们纷纷跑来对我说：“我就是你故事里的

人。”“故事里主人公的心情我感同身受。”“我也处在那样的处境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？”当然，问得最多的还是：“这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

我统一回复：“如果你相信，就是真的。如果你不信，那就是假的。”

作为讲述者，我只能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呈现出这样一个故事、一份感动、一种觉悟。真相和虚妄之间原本就只隔着很微小的距离，一些遗漏或隐藏的细节可能影响它的性质。若一定要追问我的态度，我只能说，即便它有虚构的成分，其中的情意却真，所以我选择相信。

这本书写得特别不容易，几乎把我眼见的、耳闻的、经历的失恋都重温了一遍。把各种相思的煎熬、离别的怅然、刻骨的觉悟都做了一番整理，甚至连续很多个晚上做梦都会梦到旧人旧事。我梦见他们明眸皓齿、年华正好，在甜蜜的恋情中绽放笑容，一转眼却又眼含热泪，说此情难续、生无可恋。然

后我就失眠，跑到阳台上看路灯、看月亮，狠狠发誓再也不写东西。

写完之后，又深感庆幸。很少有人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做一次干净利落的梳理，并以文字的形式保存。我做到了。在青春的尾巴尖儿上完成这样一本书，把自己、朋友们的恋情都做了一个华丽谢幕。告别是最好的成长体验，当我们能够将一次次失声痛哭转化成一个个含泪的微笑的时候，就真正懂得人生的可贵了。

这个令人震惊的书名是编辑帮我想到的。起初觉得太突兀，后来细想，越发觉得在理。我做不到那么狠心肠，诅咒所有前男友去死，但是扪心自问，那些所有被劈腿、被抛弃、被小三的人，谁没有咬牙切齿地恨前任如附骨之疽？

世界上最残忍的不是分手，是分手之后你还爱他，还以为他会回来找你；最可怕的并不是变心，而是明知道自己是在做错的事情，但依然继续。

与其放任自己在那个沼泽里放纵、沉沦、堕落，不如当他死了。死了，一了百了。这样才不会浪费更多时间在这个终究看不到未来的人身上。斩断跟他最后的联系，让他在记忆中变成一捧灰烬，随风丢掉，连一丝一毫的温情都别留恋。把曾经放在他身上的痴迷、专注、奉献，统统用到自己的身上。

认真去爱永远都不是一种浪费，勉强去爱，才是。

有一年我特别穷，又特别想出去玩，就开启了骚扰朋友模式，从北京出发，一路找老同学蹭吃蹭喝，最后到了丽江。约了同学去虎跳峡，不巧她临时有急事要出门，就把我托付给她的一个闺蜜纳云。纳云和我同学在同一所高校当老师，为人爽快，笑声爽朗，“吐槽”的时候像直筒倒豆子，是个一见面就能喝酒诉衷肠的坯子。当然，那天我们没喝酒，她要开车。

一路上有说有笑，纳云给我讲她当老师的种种哭笑不得的经历。她说现在的孩子太奇葩，简直没法管理。你跟他们亲近吧，他们就跟你没大没小；你跟他们疏远吧，他们又不愿配合你工作。我说，其实历届学生都差不多，我当学生那会儿也没少让老师头痛。她说：“现在你老师要以你为骄傲啦，你都是作家了。”我就惭愧得想用脑袋撞车窗。

就这样聊到了我正在写的小说，纳云问我在写什么，我说我打算写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。说到“爱情”这两字，我自己都有点儿不好意思。“真尴尬，我已经到了一个羞于说爱的年纪。”

“有什么好尴尬的！”纳云说，“你素材够吗？写写我吧，我的故事可以写成流行的那种，虐恋。”她像是要加重语气似的，强调了一下，“特别虐，虐到死那种。”

我一下子笑出声：“太好了，我就喜欢这种要死要活的，快给我讲。”

“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，舞会上认识了我男友。他是搞地质勘探的，在深山老林里工作了好几年，然后回学校读博士。他虽然年轻，但是阅历丰富，张嘴就是故事。他的知识储备量惊人，认识每一种植物、动物和石头，夜观天象懂得日月星辰的各种变化。有些男人是娱乐频道，乍一看有趣，但是哈哈一笑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有些男人是探索频道，乍一看枯燥，但是越看越觉得有意思、有品位，只要看进去就戒不掉。他就是后一款！

“你知道吗，那种男人带着一种浑然天成的神秘气息，就像裹在顽石里面的一块璞玉，只有有慧眼的人才能看到其中的精华。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学赌石，我知道我这次一定会赌赢。

“差不多全学校的人都知道我追他追得多疯狂，他上课我都跟着去，为了多些时间跟他在一起，我把自己的课程安排都改了。那时候我带大一新生，我自己却跟大一新生似的完全没头脑，心智都被这个男人迷住了。我的学生都打趣我，说要帮我去他宿舍楼下弹吉他、点蜡烛、献花表白。”

纳云描述得眉飞色舞，我都跟着激动起来，忙着追问下文。

“下文就是，我们在一起了呀！他说他喜欢我的单纯，说白了就是傻气。但是我不介意啊，谁让他那么有智慧！我再怎么有小聪明，到他面前都是傻子。我愿意当这样的傻子，听他讲让人心悦诚服的道理。只要拉着他的手走在一起，每天跟他一起吃饭、一起睡觉，以后生两个聪明的小孩，再养一条老狗，生活就圆满无比。

“当年我俩谈恋爱还算学校的一条新闻呢，因为我是老师，他是学生，有人说我不讲‘师德’。不过无所谓呀，我是硕士，他是博士，而且工作过好几年，他比我成熟得多，实际上他是我的老师。而且他懂得照顾我、帮助我，帮我改掉很多毛病。说我们不般配的，就是因为忌妒！”

“你有过那种感觉吗？每天晚上想着一个人的名字入睡，早上醒来睁开眼想到的就是他，恨不得和他手拉手一夜白头。

有他在身边，无聊的生活有了光彩，按部就班的日子变得充满期待。得到什么好东西，只有跟他分享才会真正开心。取得一点点成绩，只有他点头认可了才会真正自我肯定。就好像……就好像一条小船在海上独自漂泊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了可以停靠的母舰，要结伴而行，在生活的大风大浪里同行了。”

纳云像诗人，回忆起恋爱的日子时妙语连珠。

“后来呢？”我迫不及待地追问。

“他是在虎跳峡向我求婚的。那次我们一起出去玩，天气特别好，浪花飞溅，我站在江水前，他帮我拍照。他说，一瞬间，他看到彩虹架在我头顶，美得不可思议，快门都忘了按，却跑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说：‘嫁给我吧！’我当时完全傻掉了，还以为是江流轰鸣声太大导致我耳鸣幻听。我大声追问了一句：‘什么？’他大声喊：‘纳云，嫁给我！’连旁边的游客都听到了，都朝我们看过来。我高兴死了，整个人要爆炸了，我使劲儿喊了出来：‘我愿意！’旁边的人集体为我们鼓掌。”

“你看，”纳云把钱包递给我，说，“就是这张照片。”

她的长钱包很厚，有好几个夹层，整洁有序，依次摆放着银行卡、票据、纸钞，最后一个夹层里单独放了一张彩色照片，背景是虎跳峡的滚滚江水，上面的两个人抱在一起，笑得

灿烂，头顶上方隐约还有彩虹。真是最好时节里最幸福的一对璧人。

“我们一起装修了新房子，我喜欢欧式，他喜欢中式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愿意妥协，都依他。阳台种了花草，摆了天文望远镜，书架摆上我们共同喜欢的书、CD 以及矿物标本。我想我们的孩子一定是达·芬奇那样的天才，如果有两个孩子，我希望一个是男孩，一个是女孩。

“我们的婚期定在他博士毕业之后。我们特别期待那天到来，可惜他的论文进行得不太顺利，导师带他和另外的几个人去做田野调查，需要采集一些数据支持。数据总是不对，他心情特别不好。然后我们开始有争执。我说，糊弄一下，只要没有硬伤就好，实在不行我帮你去疏通一下关系，我爸爸在地理系有熟人。他说我这是学术造假，非常卑劣，是他最瞧不起的行为。”

纳云愉快的表情有了愁容。

“专业是他的命根子，怪我当时不懂，偏偏戳他的痛处。我责怪他做事太较真，这会让自己有很多麻烦。我这话不亚于火上浇油，他更生气了，甚至提出要跟我分手。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吵架。他说如果不能顺利毕业，婚礼就延期。我当然不同

意，毕业是早晚的事儿，日本的博士生推迟毕业好几年的多的是，总不至于把结婚生子都耽误掉吧。可是他坚持说，那份论文是他几年的心血，如果做不好，他就不结婚。”

纳云叹了口气：“回头想想，我怎么那么傻呢？如果我不逼迫他，让他安心做调查写论文，我们就不会有那样一个不愉快的结局了。可惜，懂了，也晚了。”

我记得同学跟我讲过，纳云是单身，所以暗自猜测他们是分手了，于是就小心翼翼劝她：“懂得爱情时已太迟，大多数爱情变成遗憾都是这个原因，你也别太自责。你的急切，他的固执，都有错，也都不是错，怪就怪年轻吧，不会为对方着想。”

“后来有一次，我们吵得特别凶，我气急了就骂他：‘有本事你拿到诺贝尔奖再回来！’他就真的睡实验室，好多天不回家，连我电话都不接了。我到处找他都找不到人，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他自己跑出去做田野调查。他同学说他写论文很拼命，是那个导师带过的最满意的学生。他甚至还跟同学讲过，以后要出国去最好的实验室一门心思做研究，当然，他会带我一起去。我真傻，他的人生规划中有我，他不过是在逐步推行他的计划。我恨死我自己，下定决心等他一回来就跑去跟他认错，再不闹了，也不催他，一切听他的，慢慢来。”

车子在山路上前行，时不时可以看到江水。金沙江混浊湍急，引得无数探险者来此挑战自然。纳云朝窗外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可惜，他再没回来。”

我怀疑我听错了，张大嘴巴惊讶地望着她。她接着说：“他没回来。他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导师的，说申请延期毕业的事情。最后一封电子邮件是发给同学的，请同学在学校的报刊资料数据库里检索一篇文章。他说他要在江边待一阵子，采集一些水样。后来他就跟所有人断了音信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是我最先发现情况不对的，报了案。起初警察说我不是直系亲属，不能立案。我急疯了，联系他父母、同一个实验室的同学，大家都发觉有问题，后来终于立案。警方找到了他租住的房子，钱包、手机等一切物品都在，电脑也在，只少了一个素描本。他有个习惯，喜欢随身带素描本和铅笔，画些植物什么的，警察清点了他的物品，只少了那个本子。附近有村民看到他在一个早晨拿着本子出门，说是出去写生，之后就再没人见过他。后来警方推测，他可能在写生时发生意外，溺水，或者别的什么事故。”

我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男友玩失踪的故事我听过，男友死掉的故事我也听过，但是男友生死不明的故事我真的是第